

中国近代爱国人物故事丛书

主编：张海鹏 徐辉琪

# 抗英中流砥柱

● 郑永庆等 ● 福建教育出版社



中国近代爱国人物故事丛书

张海鹏 徐辉琪 主编

# 抗英中流砥柱

邴永庆 等

福建教育出版社

乙  
179

## 编者的话

在我们的祖国不断改革开放、追赶世界前进步伐的今天，青少年朋友，你们知道，曾有多少爱国志士、民族英才为此奋斗过吗？

1840年，西方侵略者的枪炮轰开了封建中国紧闭的大门，灾难深重的中国近代史也从此开始。从那时起，许许多多的爱国者开始认识到中国与世界先进国家的差距。为了寻求民族复兴、国家富强的道路，他们不畏艰难险阻，甚至不惜献出热血和生命，留下了可歌可泣的壮丽诗篇，也留下沉重的历史教训。

在这套丛书里，我们要告诉青少年朋友的，就是许许多多民族英才追求、奋斗的故事。他们中有主张“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魏源；有主持变法图强的康有为；有民主斗士；有民族工商赤子；更有为民族的解放与进步而奋斗不息的共产党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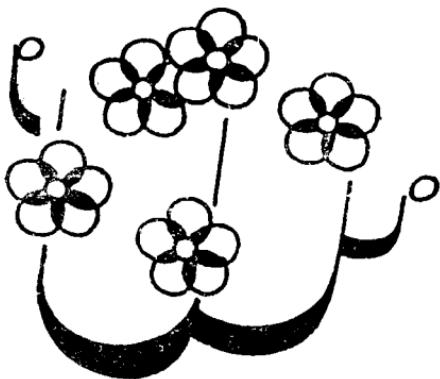
这套丛书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的专家张海鹏、徐辉琪主编。丛书中收录了中国近代一百多位爱国人物的故事，分成14个分册出版，每册介绍一个领域或重大历史事件中的代表人物。无论在编排上，还是内容表述上，它都与已出版的各种爱国人物传记有所不同，不仅具有历史的真实牲，还具有故事的生动性。内容丰富，情节曲折，文笔流畅，

亲切感人，特别适宜青少年朋友阅读。

我们希望，这套丛书能增进青少年朋友对近代中国的了解，增强民族自信心，认识中国的过去，珍惜今天，为祖国的未来而奋发向上。

1992年12月

# 目 录



- 
- 抵抗英国侵略军的吴淞守将——陈化成…萧 献 ( 1 )  
与林则徐齐名的抗英名臣——邓廷桢……薛瑞录 ( 13 )  
为抵抗英国侵略而献身的水师提督  
——关天培…………王道瑞 ( 35 )  
坚决抗英的民族英雄——林则徐…………郦永庆 ( 49 )  
誓死保卫舟山的定海三总兵  
——葛云飞、王锡朋 郑国鸿……王和平 ( 80 )  
鼓动禁烟固防的谏官  
——黄爵滋…………薛瑞录 丁进军 ( 99 )  
与镇海共存亡的总督——裕谦…………王和平 ( 115 )

# 抵抗英国侵略军的吴淞守将

## ——陈化成

萧 献

陈化成字业章，号莲峰，1776年出生于福建同安县纳斯岛（今厦门金门岛）。“幼端重，智勇过人，尚气节，有担当宇宙气概。”青年从军，由一名普通士兵一直升至绿营最高军职——提督。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他率军于吴淞口英勇抗击英国侵略军，最后为国捐躯。作为一个爱国英雄，直到今天，他仍然为人民所纪念，所敬仰。

### 一、青壮年时期的陈化成

陈化成的家世及童年、少年时期的生活，由于资料缺乏，已无从稽考。对陈化成青壮年时期的记述，相对来说较多，其中以清国史馆修撰的《陈化成列传》最为详细。

陈化成的青壮年是在“杀伐”中度过的。他在将近20年的时间里，先作为一名普通士兵、后作为一名低级军官、中级军官参加并指挥战斗，频繁的战斗和海上巡防，使他逐渐熟悉了海洋情形、航海技术、海战炮械和海战战术，积累了丰富的海战及海岸攻防作战的经验。

由于陈化成作战勇敢，屡立战功，自1797年被拔为额外外委到1815年实授参将，在19年中连升8级，由一个普通士兵升任正三品的军官，这在当时是不多见的。

陈化成在1815年升任参将以后，1821被破例保举升任澎湖水师副将。当时认为，澎湖岛四面环海，“于汪洋巨浸之中兀然孤立，内为厦门之屏障，外为台郡之咽喉，堵御巡缉，抚绥弹压，悉关紧要”，澎湖水师副将一职“非熟悉海面情形，谙晓风云沙线，才识兼优，缉捕奋勉者，弗克胜任”。所以，当1818年澎湖水师副将出缺，闽浙总督董教增以陈化成“在闽、粤洋面手擒盗匪四百八十余名，屡次斩取贼目，驰夺盗舸，并赴台湾杀贼，历著战功，晓畅水师，缉捕勤奋，熟悉外海风土人情”，虽然他籍隶同安，与澎湖相距甚近，而绿营军官任职须回避本籍，仍请以陈化成破例升补，但兵部未予同意。次年，陈化成升任浙江瑞安协副将。不久，因丁忧再次回到烽火门参将任上。1821年，陈化成丁忧期满，署闽浙总督颜检即以陈化成“熟谙水师，才具练达，在洋缉盗，屡次受伤，实为勇往”，再次破例保举任澎湖水师副将。此次为道光帝允准。前后两任福建最高军政长官相继破例保举陈化成担任澎湖水师副将，足以反映出陈化成在福建水师中的地位。用当时任福建水师提督王得禄的话来说，就是：“现在闽省水师人员，陈化成最为结实可靠。”

## 二、吴淞筹防

1823年，陈化成升任广东碣石镇总兵，1830年，又升任

福建水师提督。在他任福建水师提督期间，由于英国殖民主义者加紧了向中国的扩张，鸦片走私日益严重，陈化成率领的福建水师担负起了查禁鸦片走私的任务。当时，福建沿海夷船出没无常，并与沿海“强村富户”相勾结。金门、厦门一带的走私犯，还私造快桨小船，暗藏炮械，既走私鸦片，又伺机抢劫商船。这些快桨小船航行速度很快，岸上又有接应，很难缉获。1833年，陈化成率队会同当地官员袭击了同安县潘塗、官浔、柵头等乡的走私犯巢穴，获船数十，获犯三名。次年，陈化成再次率领清军水陆夹击，对潘塗、官浔、柵头并附近之陈头等八乡，按户清查，全数捣毁了走私犯窝巢，“多获船只、匪犯”。陈化成又与闽浙总督程祖洛上疏，建议调整水师巡洋旧制，以加强对海上走私和抢劫的巡缉。他们的巡洋方案得到道光帝的允准。

这一期间，陈化成还多次与英国殖民主义者直接交锋。1832年，有英船驶入闽、浙各洋及江苏、山东洋面，陈化成奉命率水师认真巡逻，严行堵截。1837年，英国兵船擅自闯入闽安五虎外洋，遣人致书中国官员，索要漳浦收容的英国难民，居心叵测。陈化成与闽浙总督派官员告知：按照中国规定，海上救助的外国难民应在泽汛之后，由广东送回该国。现在福建收容的难民，在讯问时并未称系英国人，英方来文也未将难民姓名指出，难以凭信，命令英船退走。

1838年，轰轰烈烈的禁烟运动在全国展开。第二年，林则徐在广州迫使以英国为首的鸦片商人交出了所有鸦片，并于6月在虎门销毁。英国遂以此为借口，准备对中国发动武装侵略。在福建沿海，形势也急剧紧张起来。是年，英船多

次闯入福建海域，陈化成屡遭水师击退。年底，又有英船三艘闯入梅林洋面，陈化成督带水师兵船前往，命令英船离开，英船置之不理。陈化成遂命令随同各兵船“整备炮火，联舷前进，连环轰击”。英船一面开炮，一面挂帆退走。

1840年1月，陈化成调任江南提督。他抵达提督任上仅仅7天，即得到定海失守的消息，“遂带兵移驻吴淞塘上防堵，凡三载未尝身离海口，寒暑不间，与士卒同甘苦。”

由于陈化成拥有丰富的作战经验，又是以江南提督名义驻扎吴淞，当时凡有涉及吴淞防务事项，总督、巡抚都与陈化成共商，所以陈化成在1840年7月至1842年6月期间，是吴淞防务的实际主持者。他在吴淞所作的防御准备，主要包括构筑工事、添造枪械、增兵布防三个方面，大致情形如下。

1. 构筑工事 吴淞位于黄浦江与长江交汇处，向东约70里是长江口；向南溯黄浦江而上约40里，是上海县城；自吴淞口沿长江江岸向西2里，是临近长江的宝山县城；吴淞口北面，是隔长江相对的崇明岛。自黄浦江、长江交汇处沿黄浦江向南数里，有一条叫蕴藻浜的小河自西向东流入黄浦江，吴淞镇即建于临蕴藻浜处，距宝山县直线距离6里。在吴淞镇北偏东黄浦江边，有以砖瓦木料修筑的大炮台一座，称西炮台。与西炮台夹江对峙，还有一座炮台，称东炮台。两座炮台虽然可以控扼黄浦江面，但其余沿江地区地势平坦，随处皆可登陆，再无要隘可守。陈化成到达吴淞以后，相度地势，与地方官一起监督修筑了工程浩大的土塘，以“藏兵避炮，成居高临下之势。”土塘即土堤，系在原来沿

江江堤的基础上，再挑挖河泥堆积而成。在黄浦江西岸，土塘起于宝山县城东门，沿江而下，连接西炮台，至蕴藻浜河口，长约10里。在吴淞东岸，修筑的土塘也有数里之长。土塘高约两丈，顶宽约一丈七八尺，在外视之，“俨如长城一道”。在土塘之上，又筑有“土牛”。土牛形如雉堞，缺口处要设大小火炮，既能御寇，又能防身。除土塘外，又在吴淞镇南蕴藻浜北岸增建了新月堰炮台，全为石筑，非常坚固，用以控制黄浦江水面和蕴藻浜入口。

2. 添造炮械 陈化成屡次在炮弹中出生入死，深知“海上防御，全凭炮力”，因此对火炮的添造改进特别重视。吴淞地区原设火炮不多，且多为轻炮，为应付急需，他先从江宁、苏州等地调出一部分火炮至吴淞，又由江苏官员拨款购料，铸造了大批1000至8000斤重炮布署于吴淞。当时的中国火炮性能远逊于英国火炮，于是，陈化成又与地方官员多方设法，改进火炮，使火炮性能明显提高。当时，布署在吴淞、宝山、上海地区的火炮，有一些甚至与英军装备的“发射十八磅炮弹的大口径短炮的式样完全相同”。一个英国军官曾经这样描述在吴淞之战时缴获的一批清军火炮，他说：这些炮“绝大部分安装在炮车上，配有一种特别的木质转环，可以帮助更好地瞄准”。这些火炮还装有一种新的瞄准具，瞄准的范围广，“不失为一种巧妙的设计”。

除火炮外，陈化成还使人仿造了四艘以装在船体两侧的木轮驱动的木轮船。由于中国当时尚无人懂得蒸气推动的原理，因而将它设计以人为动力，以齿轮带动明轮拨水前进，时速为3.5 海里。木轮船上配置铜炮四门，并有抬枪、长矛等

武装。

3. 增兵布防 自清初至鸦片战争，吴淞地区一直驻兵设防，道光时大约驻兵1000余名。1840年夏，英军首次攻陷定海，江浙震动，清廷迅即调兵5000余名至吴淞地区。其后，又陆续撤走了一部分军队。到1841年，形势再度紧张起来，吴淞也再次增兵。年底，吴淞驻兵约7000名。此后，直至吴淞之战前，大体维持了这一数目。

吴淞地区清军的布置，是在对英军可能采用的策略和可能选择的进攻方向进行估计的基础上作出的。陈化成等人估计，英国侵略军可以采用的策略有三：第一，溯长江而上，置吴淞清军于不顾，直接进攻上游的镇江、江宁等地。第二，溯黄浦江而上，冲过吴淞口，进攻上海县城。第三，攻占吴淞口。由于吴淞口一带长江江面极宽，清军火炮既无法封锁江面，水师兵船也无力阻拦英国舰队，因此，吴淞口的军事布署重点没有放在阻止英国舰队通过长江驶向上游上，而是放在了坚守吴淞口，防止英国舰队沿黄浦江上驶进攻上海。陈化成认为，英军可以选择两个地点登陆：一是在距宝山县城西北3里许的长江岸边的小沙背登陆，然后迁回至西岸土塘及西炮台背后攻击清军；一是由黄浦江西岸登陆，正面强攻土塘及西炮台。陈化成判断，小沙背一带滩浅淤多，英国大型军舰难以近岸，无法以舰炮有效支援登陆英军，因此，英军主攻方向更可能是西岸土塘及西炮台。所以陈化成将吴淞口的防御重点定在以西炮台和新月堰炮台为主要支撑点的西岸土塘。

从后来的作战经过看，陈化成等料敌是准确的。陈化成

布署吴淞口防御，以坚守吴淞为核心，英军则正是选择了攻占吴淞。而英军在对吴淞发起攻击前，也确实提出了两个进攻方案：一是由小沙背登陆迂回攻击，一是由正面强攻。英军选择了正面强攻，理由一如上述。

基于上述判断，陈化成等对吴淞清军作出如下部署：第一，为防止英国舰队冲过吴淞口，直接进攻上海县城，清军集中了水师战船20艘（其中包括仿造的木轮船4艘），雇募名式民船70只，布署于黄浦江，与岸炮配合，拦阻英舰。第二，在陆路，由陈化成率兵1000余名防守西岸土塘、西炮台及新月堰炮台，土塘之后，另驻扎了陆路接应之兵；由署川沙营参将崔吉瑞等率兵1000余名防守东岸土塘及东炮台；由徐州镇总兵王志元带兵700名防守小沙背；由两江总督牛鉴率兵2000名防守宝山县，做为预备队。

陈化成在吴淞除了致力于整备防务，还努力整顿所辖各支清军。当时，政治腐败已极，绿营官兵“类皆泄泄从事，营伍日见废驰”，而陈化成官声独好，在福建水师任内，他“驭军有纪律”，“文武供应馈遗，一无所受”。移驻吴淞以后，他更加注意处处以身作则，坚持与士兵同甘共苦。驻扎于野外，条件恶劣，有人要为他准备馆舍，他谢绝说：“士卒皆露宿，我何可即安。”对送来好酒的人，他说：“吾麾下众多，弗能给，独享非吾愿也。”夏天，暴雨如注，军帐皆为水浸，部下请他移帐于高处，他说：“大帐一移，三军惊扰，且我就高燥，而士卒秋隘，于心何安？”冬天，陈化成时常冒严寒乘小船于风浪中往来巡查，或踏雪至各营帐慰问将士。因为陈化成爱兵如子，士兵们都称他作

“陈佛”。对于违犯军纪军令的，他则严惩不贷。徐州镇士卒有横行扰民者，陈化成立即“召徐州镇治不法者，鞭贯十余人”，因而深得民心。士卒们为他的言行表率所感动，“人乐为用，守御特严”。所辖各部军纪严明，军容严整。一次裕谦派人夜间去陈化成营中察看，见全营镇静无哗，陈化成“危坐帐中，铃柝声琅琅然也”。

经陈化成一番布置整顿，吴淞防务已经大异往者。两江总督牛鉴在奏报中说：“陈化成心如金石，士肯用命，宝山民情实属固结”，可以坚守。陈化成也认为“刻下布置精密，可打胜仗”。他在致同乡苏廷玉的信中写道：“英夷到处猖獗，已破虎门、厦门、定海，势必窥伺吴淞。某海上攻战四十余年，风涛素习，严兵戒备。如夷来，必能破之，以张军威。设事不测，亦以死继之。”

### 三、壮烈殉国

继定海、镇海、宁波相继失守之后，1842年5月中，乍浦亦告失陷。英军随时可能进犯吴淞，形势极度紧张。陈化成深知吴淞之战必不可免，遂率众官兵誓师以鼓士气。他振臂说：“人莫不有一死，为国而死，死亦何妨？我无畏死之心，则贼无不灭矣！”

6月8日，英国舰队驶至长江口外鸡骨礁集结。11日，英舰三艘进入黄浦江察看，入夜，又派兵乘小船偷偷登岸，作“严密的侦察”。13日，二十余艘英国舰船驶入长江，停泊于吴淞口外江面，14日和15日，英军几次派轮舰进入吴淞

口内，于土塘前测量水深，安放浮标，为进攻舰队标明航道。陈化成担心暴露清军火力，命士兵严加戒备，只可呐喊示威，不得开炮轰击。

6月15日，两江总督牛鉴在吴淞口见英舰众多，“炮相接，樯帆高出塘上数丈，轮烟直冲九霄”，心中忧惧，主张犒劳英军，缓师避战。陈化成深以为非，“坚勿从”。是日夜，陈化成预感决战即在明日，便对麾下总兵周世荣说：“吾与你福皆不薄”，“朝战而胜则受上赏，不然俱不朽也。”鼓励周世荣拼死坚守吴淞，报效国家。

6月16日，天气晴好。凌晨5时半，英国舰队开始起锚，准备进攻。英国进攻舰队分为两支：第一支是主力舰队，主要由装有42门大炮的“布朗底”号和装有72门大炮的旗舰“皋华丽”号编成，它们分别由“谭那萨林”号和“西索梯斯”号轮舰拖带。另外还有装有10门大炮的“阿尔吉林”，它以自己的风帆动力进入攻击位置。主力舰队负责攻占西岸土塘和西炮台。第二支称为轻型舰队，由各装16门大炮的“摩底士底”号、“哥伦拜恩”号和“克里欧”号编成，它们分别由“复仇神”号、“弗莱吉森”号、“伯鲁多”号三艘轮舰拖带。此外，另留轮舰“麦都萨”号为预备船。6时整，英国舰队驶向吴淞口，6时半，英主力舰队到达西炮台及西岸土塘前的江面上，准备上驶，轻型舰队则继续沿黄浦江上驶。

在黄浦江两岸，清军早已严兵戒备，在早晨的阳光下，阵地上旌旗猎猎，镇静无哗。陈化成披挂整齐，手执红旗，威严而镇定。他注视着渐驶渐近的“布朗底”号和“皋华

丽”号两艘巨舰，在敌舰于阵地前缓缓转向准备停泊而尚未泊定时，陈化成挥动了红旗，下令以重炮轰击。清军的第一轮炮火猛烈而准确，第一颗炮弹就击中了“布朗底”号，打死一名军官和几名水手。英舰随即开火，炮战进行得非常激烈，黄浦江两岸炮声震地，硝烟蔽天。一个参加了这次战斗的英国军官说：“我方舰队自与中国军队作战以来，中国人的炮火以这次最为厉害。我军旗舰被击中多次，后樯被击中三炮，‘布朗底’号被击中十四次，希威特海军中尉在甲板上被一颗炮弹击中而阵亡。‘西索梯斯’号被击中十一次，其他舰只也都被多次击中。”

就在英主力舰队与西岸土塘清军激战时，英轻型舰队陆续到达蕴藻浜口，“摩底士底”号等三艘战舰向新月堰炮台发动了进攻。清军依托坚固的石筑炮台，使用新铸的10门铜炮，猛烈轰击，密集而准确的炮火曾一度迫使“摩底士底”号上的英军不得不转移到铁壳轮舰“复仇神”号上躲避。

坐镇宝山县城的两江总督牛鉴，得知陈化成所布岸炮不断击中敌舰，深恐功劳为陈化成独得，摆开总督全付仪仗，率兵前往西岸。行至西岸附近的大校场，牛鉴命排开阵列，树起帅旗，擂鼓助战。英军早就注意到这支颜色鲜明的队伍，立即以舰炮轰击。牛鉴见身边的随从兵丁中有几人被炮弹击中，鲜血淋漓，心中惊慌恐惧已极，急忙混入士兵之中，由原路狂奔而回。奔回宝山，牛鉴仍然惊慌不已，又弃城逃向嘉定。

牛鉴所部大溃，严重动摇了军心。驻守小沙背的王志元部也随即逃跑，防守东炮台的河标、漕标等部“与参将崔吉

瑞同钉炮门而遁，”听凭英军占领了东炮台。黄浦江面的吴淞水师亦皆溃散，遭英舰追击，船炮尽失。陈化成指挥的西炮台左翼空虚，后方无援，又失去了东面和江面的火力支援，立即陷入了孤立无援的绝境。英军集中炮火轰击西炮台，形势急转直下。在西岸阵地上，清军工事陆续被摧毁，大炮多被打坏，部将韦印福以下多人牺牲，炮台上尸积如堵。

经过大约两个小时的炮战，英舰队的优势火力逐渐压制了清军岸炮火力。进攻新月堰炮台的“摩底士底”号、“哥伦拜恩”号和“克里欧”号上的英国水兵和海员在舰炮的掩护下首先于蕴藻浜登陆。坚守在蕴藻浜附近的清军顽强阻击，以抬枪、鸟枪猛烈射击，不断投掷榴弹，打退了英军的多次冲锋，将英国登陆部队压迫在滩头。

进攻西炮台的英国主力舰队见南翼登陆英军受阻，又于西炮台主阵地前组织登陆，发动强攻。在英军滥炸狂攻之下，已经处于劣势的陈化成所部开始动摇。总兵周世荣见情况危急，心中胆怯，要求陈化成下令撤退弃守，陈化成按剑大喝：“我误识汝！”怒斥周世荣负国，周世荣随即逃走。陈化成仍然顽强地坚守阵地，他于土塘上往来督战，“遇炮兵缺处，则亲装点火药，连开数十门。”在他的鼓舞下，许多士兵临危不惧，英勇奋战，决心与阵地共存亡。一个目击者后来写道：“有一座炮台，其中所有炮眼都被击毁，大炮也都几乎被打坏，但我们还看到一个中国兵站在城垒上，在‘布朗底’号密集的炮火下，不断挥动着旗帜。”

在枪林弹雨中，陈化成身上多处负伤，他顽强站立着，

手挥红旗，指挥残存的清军士兵与敌人展开肉搏。最后，在敌人枪炮的密集射击下，陈化成“臂膀及胸，受铳炮创者八”，鲜血浸透战炮，“喷血倒地”，壮烈殉国。

陈化成为国捐躯后，当地人民设法寻回其尸骨，将其遗体隆重殓葬。在其灵柩通过的道路上，“吴淞数万民，遮道哭失声”。为了永远纪念他，又在宝山、松江及陈化成原籍建立了专祀，不时祭奠。道光帝也谕令按例赐碑，予溢忠愍。